

巴爾虎之夜

風露著

巴爾虎之夜

作
者
風
露

廿九

1945

風露叢書之三

四幕大悲劇

巴爾虎之夜

風露著

凡欲演此劇者，必須徵求作者同意

接洽處：

重慶：

臨江路陝西省銀行
談家棟先生

西安
陝西省銀行依凡先生

巴爾虎之夜

目次

自序	一——二
前情提要	一——二
第一幕	三——一五
第二幕第一場	一五——二二
第二場	二二——三五
第三幕	三五——五二
第四幕第一場	五二——七一
第二場	七一——七六
第三場	七六——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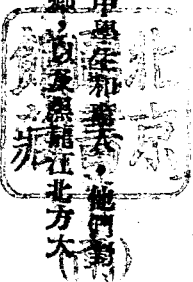
自序

四年前，我在四川三台縣的時候，當地的士紳，居民，乃至中學生和軍人，他們對於我的姓名感到非常奇怪。他們常常同我攀談，問我關於東北家鄉，以及黑龍江北方大草原的風景。這樣的，我下了決心打算寫一個長篇。

長篇寫了幾萬字，那是一個冬尾的下午，一位女同學，孫道椿小姐，曾經讀過它，最後，她請問我這篇故事的大概。我把重要的內容簡單的講給她聽。之後，她向我建議，如果爲了介紹巴爾虎大草原的風景，可以舞台表現得更逼真，如果爲了介紹這一段悲哀的故事，以舞台表現，至少對於激發抗戰的民氣有相當的力量。

爲了我自己愛好藝術，我會經保守一個秘密的野心，預備戰後能創辦一個攝影公司，把北方那偉大自然的場面介紹給國內外，特別是關於滿州人，索倫人，巴爾虎人……他們生活在閉塞的山野，仍然保持着原始的生活，如果用政治眼光看他們的將來，我擔心他們慢慢會與中國本部分開，他們是中國人，生長在中國地方，但是他們在大自然的淘汰中，在種種來侵的外力下隨時有滅亡的危險，因此。我願意先用這劇本向政府，向全國同胞呼援，請注意中國的邊疆！

因此，我沒有課很少到學校去，朋友們都對我鼓勵，他們彼此對台詞，並且準備試



二
演一次，以後因暑期到了，大家都分開，那位最初鼓勵我寫劇本的孫道樸小姐，曾把這劇本帶回她鄉下的別墅中，準備她親自登台。不幸的是她意外的得病與世長辭了，她永遠安眠在她的別墅旁邊。

孫道樸小姐生長在日本，長大在北平，四川人，是一位有文學修養的士姓因為那時她正是文學多二年級的同學，作者完成了這個劇本之後，有無限悲哀的感觸。

去年這個劇本經中央圖書審查委員會審查以後，預備在重慶出版，以後經陳銘先先生於他編的月刊上，去年作者因公來陝，一直到今天才把它出版。

我願意，大家儘力來發揚中國閉塞部落中所保有的尚古藝術，中國尚古的舞蹈和歌曲，乃至戲劇都有一種特殊的情調，這並不低於美國流行影片中點綴的土風舞等等。如果我有更好寫作的機會，乃至能達到自己攝製影片公司的目的。一定要在這方面努力的。

願國內先進常予我以鼓勵。

作者序於長安

卅四年，七月

前情提要

巴顏克會長是一個凜烈的老英雄。在巴倫池畔，巴爾虎草原上有着强悍的騎兵，妻子早年病故。當着女兒黛妮斯漸漸長大的時候，已經許久了，黛妮斯是一個俏美能武的女郎，她以青春開花的愛情，愛慕着巴爾虎勇士鄂爾桑。當敵人進兵興安嶺西，犯料爾沁南邊的時候，英俊的鄂爾桑便爲他生長的草原感嘆慚了。他不能讓草原遭受可怖的命運，他不能讓敵騎跨進這片祖先用血換來的土地，他恥辱着大草原呈現着內亂的景象，他興奮的看着草原上的年青人摩拳擦掌的準備以戰國迎接來侵的暴力，終於，他集合了巴爾虎年青的戰士，組織了一支鐵騎，馳往額爾沁。展開鏖戰的戰團生活了。

當他別開黛妮斯的時候，那是一個深秋，夜天高懸着涼月寒星的晚上，兩人在蕭瑟的招風崗下，對峙着不遜和恰的愛情，而鄂爾桑懷着一腔熱血願意趁年青成就一番事業，也好爲落魄的條條草原追回舊日輝煌的光榮，在招風崗下，在黛妮斯懷中，他倔強的走了。黛妮斯是一個聰明的少女，她有一口流利的俄文，她是完全在俄國教會裏領受教育洗禮的，她常以國際局勢，向她遭受九一八的暴風雨，警惕固執成性的父親，說明巴爾虎民族將要遭遇到自身不進化的生活方式裏，但是，父親巴顏克總是用一種狂妄，自

負的態度望着遠天的白雲回答黛妮斯。而黛妮斯懂得父親是一個忠勇的好人，也猜得到父親不滿意自己同鄂爾桑的交往，父親承襲着舊封建的惡習是她所孰知的，希望得着一個好的女婿也是她早料到的，她曾為此憂戚的苦惱過，因此，趁着鄂爾桑熱情的奔向戰國的時候，她大胆的鼓勵他，大胆的讓他遠走，希望他能成名立業，能够糾正父親的封建思想，彼此的愛情能够順利的得到圓滿的地步，所以，爲了使鄂爾桑安心，那晚在招鳳崗分別的時候，黛妮斯就親口說過：她期待，死也不嫁別人，倆人在長吻之後，相約在明年七月一號的晚上，鄂爾桑歸來，在招鳳崗上舉火相會。

將近一年了，鄂爾桑一去無音，在這廣漠的大草原上，黛妮斯天天含着一汪淚水等待着。但是，她失望了。今晨在五月初，草原長遍了青草的時候就向黛妮斯提出婚事，說明是大當家女大當家的道理，老人在女兒面前訴說着這些年父代母職的守護着唯一的可愛好女兒，他不希望女兒有了他克勤的心。

黛妮斯推托，她確識到父親的心，然而，她怎麼能捨棄一個心愛的好人，嫁給父親一個有錢的朋友的兒子安列呢？安列是一個富家的純樸子，他常常找着黛妮斯纏纏，而黛妮斯總是想法來拒絕，她一開始自的必已更給雙方戰國好的鄂爾桑了，她不能讓父親，說一切金錢世家。那些并不能達到她心的東西動搖她的愛情，然這樣，巴顏克慢慢從溫和的勸導，變成了強硬的摧逼，他以父親的地位，警告過黛妮斯，說他每一句話都是

發覺，他命令她嫁給安烈。

黛妮斯痛苦着，哭泣着，眼淚喂養着她苦度的歲月；只有她身邊的丫頭白蘿給她以安慰，倆人常常商議着搪塞老酋長逼婚的理由，所幸白蘿是一個忠實而伶俐的，她同情公主，她不為安烈用巧言蜜語與金錢所動，她想盡方法替公主打定主意，最後，老酋長逼得更緊了，而黛妮斯才說出和鄂爾桑有七、一之約的話來。

老酋長非沒有把她們的約會看得很重，那彷彿是一口繚繞而過的煙霧，他知道鄂爾桑那頭驕傲骨頭的小伙子，他告訴過黛妮斯，鄂爾桑許久無音，是不會回來的，那時已是六月下旬，而黛妮斯堅持她的期待，在這將近七月的幾天，老酋長逼得也就更緊了。

第一幕

時間：一九三三、六月、黃昏

地點：黑龍江西部博倫貝爾草原上

人物：（1）黛妮斯——巴爾虎公主

（2）白蘿——公主侍女

（3）安烈——一蒙古少爺

（4）巴爾克——巴爾虎族老酋長

這是一片含著原始意味的，荒涼落暗的大草原；遠遠望去，看不見草原的邊綫，只是一片蒼茫的暮色，落日的餘輝正溶著殘暮的餘光，在碧落無邊的草叢上，染著蘋果的顏色，較長的草叢，被這風輕輕的搖曳，被突來的疾風翻盪着，發出「嘩里刷啦」的聲音，遠方不時傳來一陣急促，一陣緩慢的馬蹄「噠噠」聲，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了；有時聽到野馬的奔鳴，騎士在黃昏中作着狂烈的呼嘯，等到這一切都靜下來，便可聽到那緩緩的，輕輕的，悠揚的，而帶着尙古氣息的笛聲。……

羊羣低叫着，這時，正是黛妮斯由馬格而加牧場歸來。還沒有發現她人影的時候，黃昏中的草原便飄揚着她纖細，圓潤，充滿了悲涼的歌聲。

塞外寒，塞外寒，

塞外少木無莊田，

塞外野，管草原，

牛羊隨處任流連；

池土廣，少人煙，

居處無一定，

隨意可移遷，

鐵則牛羊肉

渴則乳來餐，

無橫征與暴斂

熙熙皞皞樂天年

到如今，則不然：

曠野皆開墾，

草原變莊田，

牛羊駝馬無處放，

只得屈意往北遷，

奮起啊！你古騎士！

奮起啊！你巴爾虎草原，

讓呼倫貝爾萬年青，

讓夏雨洗綠了麥田，

我們趕走强暴，

我們保衛巴爾虎草原

——巴爾虎謠

白：小姐，前兒晚上鄂爾桑隊長就會回來的，您爲什麼不高興呢？

——黛安娜沉默的凝視遠方，她沒有望她。

可是，小姐！聽說日本鬼子已經越過科爾沁南部，達爾罕王府已經給燒光了，一下子要來到我們這兒，會長怎麼辦呢？

黛：怎麼辦！我看是毫無辦法，爸爸總以為有他自己的經驗，有俄國軍隊……

白：甚麼？俄國軍隊，小姐說俄國軍隊能幫助我們嗎？

黛：是的，這地方俄國費了多少年的苦心經營，他怎麼能讓日本人輕易的拿去！

白：小姐，我不懂，究竟我們巴爾虎草原是不是中國的呢？

黛：怎麼不是！傻孩子！

白：傻孩子？（冷笑的）是，為什麼中國不來幫助我們？

黛：這也難怪妳，唉！四百年前這個地方還有中國政府派人來管理，以後，中國政府腐敗下去，內地連年有戰事，他們便顧不到我們這兒了。

白：後來呢？

黛：後來，話可就長啦！俄國那時還是彼得大帝時代，派一個叫耶爾薩的徵服了西北利亞，妳知道西北利亞嗎？

白：是不是在額爾古納河的對岸？那邊漁魚的是不是！

黛：對對，以後俄國人稱羅谷夫來到我們這裏，他又去了，以後又來一個叫哈巴羅夫，她帶着很多俄國軍隊，佔領了雅克薩城，奪取了索倫，連我們這一帶通通佔據了，那時我們清政府會同俄國打過仗，幾次都是把帝俄的軍隊趕跑的！

白：趕跑？爲什麼現在……

安：唉！我不是說謊嗎？話頭越來越長的。以後中國打败了帝俄，還同人家訂約道歉，那時中國政府不該得這些，帝俄請求到這邊來經商，慢慢的訂定了多少喪權失地的條約，這一太片土地也就無形中喪失了。我們巴爾虎，自己文化落後，再這樣下去，我們恐怕就要自消自滅在這草原上的！

——時已天黑，月亮升到天心，美星閃耀着，大草原被淒清的景緻籠罩着。

白：小姐，昨兒晚上我就想問妳，會長爲什麼又交下日本朋友？

黛：爸爸總是以爲自己聰明，日本人來到我們巴爾虎草原，他們來賣藥，賣東西，這完全是變相的侵略，爸爸知道日本人和俄國人都比我們要文明進步，想利用他們的投資，來開發我們巴爾虎草原，天哪！這，這不是等於引狼入室嗎？

——突然，遠方有羊羣的嘶叫聲，有人的喝聲，像是有人在趕着羊羣。

黛：妳看誰在趕羊？

白：（跑到那邊）誰呀！

安列在遠方答應：「是我，我告訴他們把羊羣帶你們趕回去了！」

白：（轉過身來）是安列麼？

黛：他！見鬼！（安上）

安：妳們還在草原上賞月，真有樂緻！晚飯還沒吃呢！

黛：噢：安列先生！不餓，謝謝你。

安：何必那麼客氣，明天，聽說鄂爾桑就要回來，那麼，你倆不是又像天上的月亮一樣團圓了嗎？

黛：（冷冷地）謝謝你的關心！

安：（嘲笑的态度）嘿……又是那麼客氣，自然我很關心啦：但是，小姐，鄂爾桑一去無音信，他或許不會有什麼改變吧？

黛：安列先生，你的意思我不懂：

安：（停住腳）我是說他不曾在外邊又愛上了別的姑娘嗎？

白：安少爺，別這麼和我們小姐開玩笑！

黛：我還沒有想到這兒！

安：爲了關心妳，我可就想到這兒啦！（轉向白莉）開玩笑，（冷笑着）世界上最可憐的人是被人蒙在鼓裏還不知道覺悟！妳說我開玩笑？！

黛：我覺得你很有天才！

安：（驚喜：）妳：妳是誇獎我嗎？

黛：（笑着，）是的，我現在才發現你確乎有一種天才。

安：（蹣跚上前，）妳竟發現我那一種天才啦！我的天才很多。

黛：我是說你方才的表情很像前兒晚上那個賣唱的猶太人，你很有事實唱表演的天才。

——白莉大笑

安：（大失所望，）妳……妳們怎麼和我開玩笑……

白：安列少爺，誰讓你方才同我們小姐一直開玩笑。

安：（氣憤的）那裏是開玩笑！那全是正話，鄂爾桑的個性太強，敵人沒有到我們巴爾虎草原上來，他老先生就發了神經去打游擊，現在怎麼樣？游擊不知道游到那裏去了！

白：安列少爺，等到敵人打上門來，我們還能來得及防禦嗎？我們漢滿蒙同藏本是一家

……

安：（驚奇的，）一家？一家？誰和你一家呵！可憐虫！漢人，他們來欺騙我們，他們以前來管我們，他們不看看我們在這土地上過着什麼樣的生活，我們還要和漢人高舉為一家嗎！

黛：安列先生，我們不能以為漢人沒有來更親切的照顧我們，我們就說這樣話。

安：我開始，在我們巴爾虎草原上，我們有病是那個來醫治的？我們受的教育又是那裏來的！

黛：難道說我們同日本，同俄國是一家嗎？

安：不錯，妳到底是很聰明，告訴妳吧！日本人也許不好意思同會長決裂了，棄佔據這座草原，就是真來了，會長也會利用俄國的兵力來打退日軍的！

白：我們爲甚麼要靠俄國軍隊呢？我們爲什麼不能自力更生呢？

安：自力更生？你從哪兒學來這麼一個好聽的名詞，我問妳，我們巴爾虎有什麼力量可以更生，這些年若沒有外力來幫助我們，我們還不是不懂得用西藥治病，不懂得什麼叫做衛生，不懂得文明，我們還不是每天「特日呀斯」，「特兒呀斯」，（用鞭子趕羊狀）的牧羊、流浪、生病、老死在這個草原上。

黛：（氣憤，）難得你說出這一片好細的理論！安列先生，你說出口的時候，一點也不覺得慚愧嗎？一年了，我們巴爾虎草原，不惜流血、戰爭、犧牲、死亡、幾千年曠爭的烽火，在草原上燃起了又熄滅，多少壯士的鮮血，染紅了戰場，又被風沙掩埋，如今，換來了這一塊土地，又生下了你這不肖的子孫，你對得起草原下祖先的白骨嗎？你對得起……

白：（上前勸黛，）小姐，妳別同安列少爺生氣吧！（轉向安列，）安列少爺，你看你又把小姐得罪啦！你走開好不好！我求求你！

安：好，我就走，妳罵的好，我看看妳的明天，我看看……

上：嘈雜的草原突然傳來一片急促的馬蹄聲，漸漸近了，三個人都往遠方看去！

遠方有人喊：黛瑪斯，你在哪兒哪！

安：在這兒，（轉回頭，）唉呀！會長來啦！

安：我走，走！（慌了的樣子）

白：走什麼，在這兒吧！（嘲笑他）

安：我走，走！（下）

——黛瑪斯忙着整理衣襟，巴爾克帶着兩名（巴）侍從上來，嚴肅的向她們注視了

許久，一言不發！

黛：（向前行跪禮，）爸爸好！

——白莉將身跪下！不敢抬頭。

巴：白莉，三姑婆喊你有事，你快去！

——白莉站起來下，巴轉向黛。

巴：妳準知郭爾桑明晚回來嗎？（非常嚴肅，）

黛：是的，爸爸！他明晚準會回來！

巴：如果不在呢？（生氣狀）

黛：那以後的婚事全由爸爸做主。

巴：我什麼時候聽信？（更氣了，）

黛：明天。

巴：明天！（他以懷疑的目光，在女兒身上打轉，他用手捻着嘴巴頭上的鬍鬚。）明天一定嗎？

黛：一定的，爸爸！

巴：黛爾斯，你可知道，當爸爸的，處處都是爲你好。鄂爾桑帶領隊伍，一去千里，一年來無音信，聽說和敵人打仗又是屢次失利，現在……

黛：（走前一步，）現在怎麼樣？（黛爾斯非常驚恐的問着，）爸爸！領有什麼消息了嗎？

巴：還不是沒有消息！

黛：可是爸爸，上次他在魯拉河的戰役怎麼樣？

巴：失敗！

黛：在紅星坡呢？

巴：失敗！

黛：在東遼山呢？

巴：還不是失敗！

天上的星光更加黯淡着，輕，夜草原也像受傷的黛爾斯一樣沉默着，黛妮斯緩

輝的移動一下腳步，她仰首看天上那片閃爍的藍星，低頭望着自己草地上的孤影，她的發可怕的想像佔有着，遠方：就是那邊沉黑的這方呵！好人竟沒有一片消息。……

巴：孩子，妳應該聽爸爸好話。我是決不把妳許配給安列的。他的父親願意結這門親事，我也決不失言，妳知道，安列是我所歡喜的騎士，他能騎善射，英勇有為，黛妮斯，當爸爸的會陷害他自己的女兒嗎？從妳母親死後……（巴顏克的面上浮起一層悲哀，有所戒似的垂下頭）。我一直把妳看作掌上的明珠，妳也還記得，妳母親死的時候，拉着妳的手，說着爲妳將來的希望。黛妮斯，我最愛的女兒！我鄭重的告訴妳，我願意妳同妳母親生前一樣，在我們呼倫貝爾的萬里草原上，留下偉大的名字讓萬人贊頌着，我始終相信我辛辛苦苦撫養成人的女兒，不會使我到老年灰心的，而且，事情已經這樣決定了，是不能改變的！好，妳應該休息了，草原上晚風很厲害，要小心才好，我回去了！（向四面掃視一下，走了，侍從下）

——黛妮斯轉過身來低首跪送，馬蹄聲漸漸由近而遠，黛妮斯一直到聽不見馬蹄聲的時候，她才緩緩立起，她兩手托着下頰，以充滿了淚水的眼睛，迎着天上的星光，她全身在顫抖着，她找不出堅定的言詞來拒絕爸爸愛護自己的理由，然而她不能對不起父親，她是那樣痛苦，她近乎祈求似的，以絕望的聲音在夜草原上做着掙

然的哀訴。……

黛：鄂爾素！鄂爾素！你去一年了，音信毫無，我期待又期待，竟得不到你戰馬中的信息，記得我們離別的前夕，我們曾別依依，捨不得分離，你說招鳳崗再度開花的時候我們可以重逢，如今草綠花紅，却不見你帶着隊伍歸來……

——這方吹來一陣輕風，搖曳着芳草，發出一種美妙的聲音，像是一種絕好的音樂。

黛：在這廣大的土地上，我還記得那美麗的招鳳崗上，我們有着更長的回憶，我記得：五月的草原，嬌健的長滿了一片油綠的青草，五月的山崗上正開遍鮮秀的百花，我們天天坐在招鳳崗上，看着那些來自外蒙的行旅，看着鄂倫春的獵隊呼嘯着通古斯的獵歌向遠方奔去，我還記得十月的寒風，帶來了遠天的冰雪，從西北利亞，掠過額爾古納河，在我們鄂倫貝爾的草原上，鋪滿了一片茫茫的白雪，如今，我天天拖着這孤獨，寂寞的身影，度着這悠久的歲月，那荒涼的招鳳崗，也只有幾聲杜鵑的哀啼，唱斷了斜陽，留下一片淒涼，鋪滿了山崗。

——黛妮斯不忍看着這片荒涼的景色，把臉埋藏在手中，嚶嚶的啜泣着。

黛：母親！母親！在妳死後的日子，豈知我這生命的輕舟碰到了大大小小的礁石，我不懂得甚麼是快樂，我不懂得甚麼是人生的真意。

——沉默——

——遠方傳來一陣極輕微的馬蹄聲，聽不見了。

——鄂爾桑：鄂爾桑！你如明晚一定回來，我們還可以再見，如果你不回來，我並不怪你，我知道你正在領導着游擊隊和敵人在搏鬥，你爲了巴爾虎的生存，盡忠於生長你的草原，祖國，我不希望你歸來，可是，鄂爾桑，我担心你的健康和現在的遭遇。

——夜十分寧靜，星月凄迷，黛達斯緩慢的走下，在她走下舞台的時候，她正在哀訴着最後兩句話，草原是一片落漠，空虛，淒楚。……

第二幕第一場

時間：六月一個下午

地點：木克汗酋長客室

人物：衛士

安列

鄂爾桑

木克汗，布萊雅酋長

木克汗夫人

布萊雅族酋長木克汗自出生五十年來，都是在戰鬥中成長的，他統領的牧地接近巴爾虎，牧地有一半是出野，一半是水草牧場，科爾沁草原告厄的時候，他已經在準備迎接未來的戰鬥了，他的性質很暴，然而却非常重視義氣，當鄂爾桑同他一起參加保衛科爾沁南邊的戰鬥時，重在敵人的火線橫衝直入的有好幾次獲得了空前的勝利，正當夏天，敵人中止了侵向黑龍江西部牧場地帶的計劃，於是，鄂爾桑領導着輕騎隊歸來，借道布萊雅正領土，開幕時，酋長偕其夫人在舞台後面另一客室中爲行將開拔的鄂爾桑餞行，舞台爲一外客室，安列正從巴爾虎來會酋長，由一衛士引入。（衛士引安列上）

衛：公爺坐一下，我進去稟告一下：
安：好的，（突然聽見裏面有談笑聲，伸手忙將向左門下的衛士召回，）你回來，你回來！

衛：（走過來）公爺有何吩咐？

安：你稟告酋長的時候，不要說我來了，你就說科爾沁王府的親戚就行。

衛：是：（向左門走下）

裏面談笑聲：

會：爾衆隊長，你馬上要啓行，應當乾此一杯！

鄂：會長：我實在不能喝了。我看……

會：不行，不行，我倆個十天連還在戰場上和敵人拚命，現在敵人總算退下去啦，也應當爲此乾杯才痛快啊！

木衣人：是滴！隊長應該乾杯的！

鄂：那麼好：我喝盡此杯就不能再喝了！

會：好的：哈……對，你真不愧爲年青少壯的英雄！

哈哈……一片笑聲。

安列在外客室中來回閑走，時而停下腳聽屋裏說話聲。

衛士自左門上，之後閃在一旁。

安列忙向左門走幾步準備迎接。

衛：（向安），夫人駕到！

安：噢：（忙上前）

夫人：（扶侍女甲上，見安頗驚，）怎麼！原來是安公子，（向衛士）你怎麼說是科爾

沁王府……

安：（擡上前深深行禮）不，是我這樣告訴他說的，怪我怪我！

夫人：請、請坐吧：安公子您老人家好嗎？

安：好的！謝謝！（坐下）

夫人：會長正在裏面陪一位隊長喝酒，請您坐一會他就會來的！

安：不忙！不忙！但不知是陪那一位隊長？

夫人：就是你那邊有名的騎士鄂爾桑隊長，你不知道他嗎？

安：（突然驚起，）怎麼！（走近夫人）你說是鄂爾桑隊長嗎？

夫人：是的，（見他這神情也徐徐立起驚疑不止。）有甚麼事嗎？看你這樣大驚小怪的！

——安列故意往左門看看，往旁邊看看，之後向夫人搖頭不已。

——侍女乙托茶盤上，在茶几上放下茶又下。

夫人：怎麼回來呢？安公子：

安：（聲音低而嚴肅，）你可曉得他是誰？

夫人：是誰？

安：他就是你們最大的仇人鄂爾司門的孫子：

夫人：（突驚：）他？……

安：是的，這樣三代傳世仇不報還設酒席招待，會長也是真大方。

夫人：（帶有幽憂，）世仇倒是世仇，可是……

安：（上前一步，）可是怎樣呢？！

夫人：（憂憤狀，）我們的國仇還沒有報清，這哪里說得上家仇呢？

安：想想這三代的世仇，會長……

侍女乙忽由左門上

侍乙：啓稟夫人：那位隊長要走。

安：（驚立起，）不能！不能！這怎麼能放他走？

夫人：（爲難許久，向侍女乙，）你說我就來！

侍乙：是。夫人！（向左門下）

夫人：安公子！請你到隔壁那間密室去稍坐一下，我進去把這消息告訴會長，他一定會感激您的。（向身旁侍女甲）你引安公子到會長的書房去。

侍甲：是，夫人！

安：好！那我就在那邊等一等好啦！（跟侍甲向舞台左側之門走去，走至房門時，回頭）
○可別叫他逃掉了啊！

夫人：知道！

——侍女甲引安列下。

夫人：（左側侍衛，）你過來！你去看看安公子在書房裏沒有？

侍衛：是：（向左側門下）

夫人：（自言自語，）我担心一個年青有爲的孩子將要無辜的死去！（垂首悲涼）

侍衛：（上）安公子在書房裏。（之後退到房門邊站着，）

夫人：好的：（馬上轉上向左門疾行，剛要下，突然聽到會長送鄂爾桑說話聲止步了。）

（怎麼？隊長，就這樣匆匆忙忙的要走嗎？（由左門口的台階退下來。）

鄂：（上）是的！木契人！

會：（上）他要去留也留不住的！

夫人：看你倆這樣子，一定有很多話還沒有說個痛快吧？！

會：是的！你知道這位鄂爾桑隊長不但是一個武將，而且詩詞做得非常好。

夫人：噢！真是了不起！

鄂：不敢！不敢！方才是會長過獎，那麼我就要辭別，打攪了！關於令小姐這次被敵人殘害，我很慚愧沒有把她救出來，還希望原諒！

夫人：那事話！我們這筆血債統統算在敵人的頭上好了！——盼望再殺敵的時候，從這裏

經過，務必請過來坐坐才好！

鄂：遵命就是！

——會長夫婦向左側門相送。

郭：請留步！

會：郭總好，我們不送了！願隊長一路保重！（轉向門外，你們送隊長到博爾山下。

——外面：是！

郭：謝謝！

——郭下

會：（倚門而望，）行！郭爾桑真是個英雄，他的馬隊練好非常好，能有這樣巴爾虎青年，巴爾虎草原會永遠平安的！

——夫人有所憂的轉身過來，在舞台漫步，偶而回頭看會長遠望的背影。

侍甲：（向左側門出，）啓稟夫人：安公子在！

夫人：（忙用手勢止住侍甲的話，）我知道了！

會：（回頭問夫人）甚麼？（漸漸走過來，）

夫人：（考慮再三）這事情我不能再瞞得住你啦！

會：甚麼事：你說。

夫人：巴爾虎安公子來啦！

會：他來了還瞞我作什麼！

夫人：你見着他當然曉得！

會：（走上前，）他在那兒呢，

夫人：在你的書房！

會：好！我去！（大踏步向左側門下，）

夫人：（向旁邊侍甲，）誰讓你這樣快嘴多舌？

侍甲：啓稟夫人，安列公子他再三逼我來！他在書房裏打聽我們的客人走了沒有？

告訴他說客人走了的時候，他急的跳起來了。

在背後！

會：有這樣事！是他？是他嗎？（聲音像炸彈爆發似的。）

夫人：（指左台後面，）你聽！

——突然有急促脚步声，會長偕安列上。

會：趕快備馬！（向門邊侍衛，）叫第三營馬隊趕快集合！（向夫人，）把我那口寶

光劍拿來！

夫人：你要想一想！

會：（暴跳，）沒有想的，趕快，我要報仇！

第二場

時間：夏夜

地點：山頂上——佛堂

人物：

木克汗會長

鄂爾桑

格林巴多——輕騎隊小隊長

衛士數人

這是一座破落的佛堂，充滿了恐怖而陰來的氣氛，夏夜，山地是窸窣變動的：正刮着暴戾的風，吹得殿堂裏的油燈搖曳而暗淡，倚靠端坐在舞台的側面一角，前面是佛堂裏的供桌，他的後面立着幾齊的，模糊不清的佛像，他的身傍站着蒙古裝束的侍從，在他對面的那邊，就是舞台的另一側面，殿堂裏的紅色圓柱子上，綁着隊長鄂爾桑，他的前面放着一個方盤，上面擺着一具盛血的磁盆，盆口上橫着一柄閃光的寶劍，同時還在（

鄂爾桑面擺着四支蠟燭和四柱香，這是布萊雅喇嘛教活祭的儀式。

在鞭撻聲，慘叫聲和怒罵聲中開幕。……

鄂：（一手托着下額臂肘挂在桌上，沈默的看了看前面的鄂爾桑，良久，以他殘暴兇險的眼睛一瞪，兩手扶着桌沿，胖大的身子往後一抑，打雷似的笑起來，）哈哈……
——屋裏一片靜，窗外的風嗚嗚的刮着。

鄂爾桑還是傲慢的挺着胸膛，呼吸急促，縐着濃重的眉毛，一動不動的向會長怒視，又向舞台中間的殿窗外靜聽鞭撻聲。……

鄂：這是爲什麼？

會長：因爲你的部下不守紀律！

鄂：他們就在這窗外嗎！

會長：是的，我的意思是讓他們也看看你怎麼樣升天……哈……哈……

鄂：（凝視面前的蠟燭良久。）我并不珍重我的生命，然而我要明白，整個包圍了我們全隊，而且又捉住我，這是爲什麼，我簡直不懂！會長的英名，在大草原上我們都敬仰，這一次，你也與我們一同出擊過敵人，可是，現在究竟爲的什麼呢？是不是因爲會長的小姐被敵人包圍，以爲我們沒有去援救呢？如果是這樣，這實在太冤枉了我，全隊的弟兄和我，死都感覺不明白……

魯：哈哈哈哈哈。鄂爾桑隊長！我同樣看得起你，正因為我看得起你，我不會誤會到你。你們有意陷害我的女兒，她就是落到敵人手裏，她是成吉思漢的子孫，她是我的女兒，我敢保證她不會屈服！可是，鄂爾桑，你當真不明白我為什麼拿到你嗎？

鄂：我當真不明白！

魯：好，我告訴你！

外面

「為什麼呵！快說！」

「大家都是成吉思漢的子孫！」

「不要吵，混蛋！」

魯：你看你的部下這樣無禮！

鄂：告訴他們說我說的，叫他們安靜！

一侍從走至窗旁，推開窗戶。

侍：隊長叫你們安靜！

說完又走向原地。

魯：你的曾祖父可鄂爾桑門嗎？

鄂：不錯！

會：可曾參加極而吐加戰役嗎？

鄂：聽說！

會：（態度突變兇惡，）就是爲了這個，我告訴你，我的祖父叫做木麻塔！

鄂：怎麼回事呢？

會：（冷笑，）你真的還裝傻嗎？

鄂：不，我一點也不知道！

外面：

格：「會長，鄂爾桑隊長……是不曉得的！」

有鞭撻聲：「住嘴！混蛋！」

格：唉呀！會長……我有話……」

鄂：（向窗外，）格林巴，你住嘴，會長會告訴我的！

會：那時候，（觸起一片傷感，）還沒有你，極而吐加金礦曾經是我們布萊雅同達呼爾部格共同開闢的礦山，那礦山出產很多金子，我那時還小，從那礦山上才得到生活的幸福，以後又來了多少俄國人，猶太人，朝鮮人，日本人，起初相安無事，以後，你的會祖，那個老混賬東西，他甘願同俄國人好，認賊做父，做了帝俄的走狗，替俄國人巴西古拉線，在一個夜晚，俄國人把我們蒙古人和朝鮮人，猶太人，完全

趕逐，我們大戰了四天，我們不願退出極而吐加礦山，我們的財產，那是我們的命，我們為什麼要退出？我們布萊雅的漁船在額爾古納河常常遭受覆沒，西伯利亞有一年是格外的奇寒，我們凍死，俄國人都不管，沒有一點同情，我們每一次流浪，遷居，不知道要死亡多少，

——外面刮着暴風，室內更其陰暗……

醫：那一次我們由額爾古納河向內地遷居，聽老人的傳說：是當時的漢人守備給了我們很大的方便，孩子！你知道嗎？我的祖父遭到你會祖父的毒手，身中三箭，不到四天就死去了！死的時間，是多麼的慘啊……

——風刮着，老酋長望着窗戶，望望搖曳的燈光，幾乎哭泣。

醫：我的祖父拿着你前面擺着的那口寶劍，傳給父親，時替他報仇，叫父親用這口劍，把布萊雅族從墓中拯救出來，說明我們同漢人是一家，我們遭受過異族不平的虐待，我們應當自己振興，我的父親拿這口寶劍找遍了大草原，找遍了大小興安嶺，沒有找到你的祖父兩代，想念起這血恨的世仇，沒有一天我是安心的，如今，如今我總算抓到了你，郭爾桑，年青的孩子！這樣，你會什麼都明白，什麼都明白麼吧！

——郭爾桑怒目想要說話，突然外面有聲音。

格：會長，我祈求你，關於這世仇我知道，我想說……你能……（拍拍……）

格：（輕捷聲）：「住嘴！」

格：「你當護理說嗎？」（悲哀頓挫緩慢的聲音，

音：好，開開窗戶，你在窗口說吧！

——侍從上前將窗子攔開。

格：格滿臉是血，從窗口探頭進頭來，他是一個極其忠實的人，眼睛非常懇切。

格：格是，然而昨加的事情，我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詳細，你知道我的母親就是布萊雅族，她當爲我講求那次鏖山的圍爭，那時候隊長的曾祖父（司門族長）是受了那個俄國人的欺騙，但是以後，你知道他的曾祖父怎麼死的嗎？

——風刮進來，格勤轉回頭縮着脖子望望。

格：隊長，你自己曉得嗎？

郭：曉得，他不堪俄人的壓迫。

格：是的，那個時候中國非常強大，恰克圖通商，俄國派學生到中國讀書，我們受着漢人的保護也少吃不少的虧，以後他的會司門族長曾發覺俄人要獨霸邊面吐餅金鑽，於是殺掉了不少俄國人，最後，他被趕出來，而帝俄的勢力一天大似一天，直值利亞的總督是一個叫做木喇福瓦福的傢伙，他出兵佔據了興安嶺東北邊的庫頁島。

繞旦海峽，和所有黑龍江的下游，中國因爲內地發生了太平天國的亂子，帝俄便趁着英法締約的時候，向中國逼脅，訂立了叫做「璦琿條約」，會長，你知道，這個地方，這一片呼倫貝爾的大草原，便完全在那個條約上喪失了，劃歸給帝俄……和我們隊長，還不能說是什麼世仇，誰讓我們生來就是弱小民族呢？我們常常受別人的愚弄，挑撥，我們爲什麼要互相流血殘殺！我們常因爲自己是一片散沙，爲什麼不偏偏團結起來，現在日本鬼子，佔據中國不少的土地，又要佔據我們這龐大的草原，我們在不團結，就得亡國滅種……

外面，傳進來一片鏗越的歌聲，那是鄂爾素領導的巴爾虎騎隊歌的「蒙古軍歌」：

靜漠如太陽，高高坐東方，威德之所被，燦燦天下光，部屬如草木，小隨如冰霜，草木日以長，冰霜日消亡，太陽有出沒，可漢壽無疆。

會長，惟我大呼漢，手握旌與旗，下不見江海，上不見雲霓，天亦無修能，地亦無靈祉，上天與下地，俯伏薦以齊，何物金小龍，而敢當馬蹄。

會長，你聽，這……這……偉大的軍歌，我們的祖先成吉思汗的軍歌，我們明明是這家人，我們還要自顧殘廢嗎？

會長，他已經自己難受許久了，然而他每當望到面前那口寶劍，便燃起了世仇，那不僅

不報的世仇，（鄂爾桑，本來，我和你並沒有仇恨，但是，你曾祖父父下的這筆債，我不能不向你討還！

格：會長，你還要……

鄂：格林巴，你住嘴！會長，假如殺了我，你能釋放我的隊伍嗎？

格：能幹，孩子！

鄂：我有一個請求。

格：請求甚麼？

鄂：請求晚死兩天。

格：（冷笑）等待救援嗎？

鄂：不！

格：那爲什麼？

鄂：（緩慢而憂鬱，）當我參加游擊戰爭的時候，會長和我的未婚妻訂在七月一號，就是後天晚上，在招鳳崗上相會，一年了，我給她帶去兩次信，她都沒有給我回音！我知道他不會變心，但是，處在她那樣惡劣的環境，是不難十分自由的，我想把我的死告訴她，不就誤了她的青春，也不枉她愛我一場！

格：（大哭，）噢！我知道，這一層，鄂爾桑，傻孩子，你放心吧！你那個未婚妻……

郭：怎麼？

曾：她已經是別人的人了，你放心吧！

郭：誰的？

曾：也好，傻孩子，我來告訴你，就是安八爺的兒子安列。

郭：安列？！他，我知道，她是不會嫁他的。

曾：是的，可是我剛才才由你手上拿下那個戒指就被他要去了。

郭：有這回事！

曾：因為他幫了我一個大忙，使我報了世仇，我覺得他要這個，是應該給他的報酬。

郭：會長！

曾：甚麼？

郭：你應該同情我！（急狀，）

曾：同情你甚麼？

郭：我死在你手裏，難道還要我的未婚妻也死在你手裏嗎？

曾：傻孩子！我當什麼大事呢！人家不會像你這樣實心實意……

郭：會長！

曾：又甚麼事？

鄂：你別想。這個戒指是我的未婚妻黛尼斯送給我的，假如要列那個壞蛋，他拿回去在黛尼斯面前想法搗鬼，還不是害了我也害了她嗎？

會：那麼你打算怎樣？

鄂：我和我的未婚妻會約會過，在七月一號夜晚，在招鳳崗上舉火相會，所以，我想派一個人去，到招鳳去點火，那晚上我可以在這博圖山頂就刑等死就是。

權：隊長，你不能！

鄂：什麼，會長，我希望我的遭遇，尤其是戒指的事情，能够清清楚楚的告訴她，使她不恨我，了解我是一個鍾情到底的人就够了，我盼望我在斷頭台上，在山頂上能看見那邊招鳳崗起來第二堆火，這堆火希望是黛尼斯親手點的，這樣就可以曉得我已獲得他的諒解，即或死也會感到愉快的！

會：這個……（爲難的樣子！）

鄂：我……我的死，成不……長的孝，會長……不……成全我的信嗎？

會：那……可以。但是，她一個女孩子有這一勇氣點起第二堆火嗎？那不是明眼等於親手殺死你嗎？

鄂：會長，只要你肯放了全隊的弟兄，我一個人的死，她沒有什麼不幹的。

會：我看得這太離奇，你爲什麼還要逼一個女孩子呢，而且巴爾虎的姑娘們，又懂得什

廉呢？

郭：反正後天晚上我仍舊在你手裏，我沒有別的意見。

曾：好，你說誰話。

郭：就是他！

格：我！隊長！我嗎？（不敢的樣子。）

郭：是的！

曾：（向外面大聲，）好：放開帶進來！

格在窗口消失，一侍從上前把窗戶關上。

郭：哈……哈……哈……

格着全武裝上。

格：（向郭兩旁敬禮，）隊長！

郭：（鎮靜，凝視他良久，淚下，）格林阿！

——外面風又在呼嘯着。

郭：慢慢揚起頭來聲音是顫抖的，）弟兄們都好嗎？

格：都好！隊長！

郭：馬匹都好吧？

格：（揮手）隊長！

郭：（默然點頭，）事情你知道的很清楚，後天，我就向你們告別了，以後，我盼你領導這支隊伍，保衛這大草原，讓我們能在這大草原上幸福的繁華……

格：（欲哭，）隊長！

郭：我一個人的死，可以使會長報了世仇，更可以使我們的隊伍得到自由，這有什麼可怕，有什麼不值的呢！你趕快到招鳳崗去，在後天晚上，你點起火把，等黛妮斯來了，你應該特別解說我的戒指被安列拿去的事情，讓她親手點起第二堆火，我就會安心的死了。

格：隊長，隊長！

郭：（怒，）呼倫草原上所有的人，都能忠於他的祖國，盡孝他的先人，這個忠與孝就是是我大草原永遠不會喪失的保證，黛妮斯爲了全隊的自由，我不相信她不肯犧牲她自己的一個情人，有多少人看不起巴爾虎的女人，我們應該做一個好模範，來！把我的手槍交給黛妮斯，你告訴她：我一直到死，還是愛着她的！

格：隊長！我們甚麼時候再見？

郭：（垂頭，）……

格：隊長！還有點粉嘴！

鄂：告訴弟兄們，用血肉像把火一樣保護我們的大原草！戰爭是爭取和平的一個最好的
鄂：沒有！去吧！

格：（不肯走的樣子，）隊長！

鄂：（抬頭怒視，）甚麼？

格：隊長！

鄂：（暴躁）給我滾開！

格：隊長！我願意……

鄂：混蛋，滾開，滾開！

——外面大風刮着。

幕落。……

第三幕

時間：七月一號晚上

地點：在黛妮斯公主帳中

人物：

黛妮斯

白爾

安 列

乃麗姑——年青歌女

郭貝勒——郭爾桑之父

前 士

這是第二夜，七月一號晚上，在黛妮斯的帳中，黛妮斯在父親巴顏克手中的自由鐘邊這一夜了，她正在帳中，伏在瀉滿了月光的帳窗口，遠眺着，做着悠然的哀歌，群星在夜空中閃着幽光，白莉在地下的燈上，爲小姐伴奏琵琶：

迢迢恨

(一)

抬頭看星漢色，

夜天的月光如此無情；

你何不月去人不老，

又何妨風吹雨草長青……

(二)

每日伴着琵琶小唱，

懸窗口竟幾度朝朝斜陽？

你何不人兒去，徒然無黃昏，

又何妨夜夜無月光……

白：（放下琵琶，站起來，）小姐，這支曲唱的真好，來我給你倒杯熱茶喝吧！（到地
床邊的小櫃上取壺倒茶，）

黛：

白：（端茶遞給黛，）上次那個賣唱的俄國姑娘唱那個什麼「啞里里啞里里啞……」
真是討厭，還不如那個索倫人唱的「草原九曲」好聽，俄國曲我就喜歡那個叫什麼
「毛頭鷹曲」；什麼：「可愛的人兒最難忘……」是不是小姐？

黛：（擦淚哭着，）什麼「毛頭鷹曲」，我不是告訴過妳多少次了嗎！那叫「夜鶯曲」，
「

白：（拍手狂喜，）對啦！是夜鶯曲，我總記得是從貓手那個毛頭鷹，其實，昨夜聽
不過文明一點兒，小姐是不是？

黛：我不和你磨牙，拿過去！（遞她茶杯，）

突然外面安列在問：睡下沒有？我帶來一個歌者！」

黛：請！

（安列一妙齡女歌者乃麗站上。）

安：（指着黛）這是小姐。

乃：（行跪禮）小姐好。

安：（指着白）這是白莉大姐。

乃：（行半禮）白莉大姐好。

黛：請坐吧。

安：她叫爾乃姑，是索倫人，她是中料爾沁逃難過來的，黛妮斯，我知道妳喜歡歌舞，她的歌無可的聽不錯，我想這一回做的事不會使妳不歡心吧？

白：聰明。

安：甚麼？

黛：謝謝你說是，乃麗姑，我問妳：那邊敵人進攻的情形怎麼樣？

乃：小姐，太兇了：殺得蕞涼，無所不為……

安：（看着說）聽說我們以游擊隊只是游而不擊，處處被敵人包圍，哪兒談得上打仗哪？

黛：妳知道我們鄂爾桑領地的輕騎隊怎麼樣？

乃：（看着安列）安列遞一個眼色，妳說的是鄂爾桑隊長嗎？

是嗎？

白：怎樣？

安：怎麼樣？趕快說！

乃：（嘆氣，）這是他給我的戒指，（低下頭撫摸着手上的戒指，）

他……他！

白：他給你的戒指？

白：他給她的？

——三人走上前去，

白：（拿起乃的手看，）小姐，這真是……

黛：是呀！乃開始，妳怎麼……

安：哦啊！妳一怎會得着這個戒指？

乃：（望望安），這……這是我們訂婚的禮物。

白：

黛：訂婚？

安：

乃是……鄂爾桑送給我的紀念品！

——沉默！帳內沉悶着，黛妮斯凝視着供桌上的油燈，徐徐的慢步。向地心走去，白莉一直驚呆的望着乃麗姑，又回過頭望望黛妮斯，只有安列現出得意的神情，當乃麗姑以驚異的眼光望着他時，他朝她點點頭，好像表示感謝的意思。

黛：（自言自語，）好像一個夢！

安：夢早就應驗了！（飛常得意。）

黛：我不相信有這麼一天！

安：天下的事情常會出人意料之外的！

黛：但是這不像鄂爾桑做出來的事情。

安：一個戒指足以做事實的證明，

黛：沒有良心的人偏偏像星星一樣多！

安：（頑皮的，）有良心的又偏偏教人看不起！

黛：（突回身怒視安，）哼……

安：如今還有什麼話說！

白：（拉起乃的手，）我姊妹，鄂爾桑現在怎麼樣？在哪裏？

乃：鄂爾桑……（望望安列，）

安：妳不是說妳的未婚夫死了嗎？

白：死啦？

黛：（疾回身，）死啦。

乃：（默然點頭，頭都垂下去抬不起來，）他……他……

安：這是報應！

黛：（走上前去，握住乃的手，）妳不要着急，鄂爾桑和我是義戚，照理，他訂婚應向

我家長輩說一聲，如今既是這樣，當然我們歡迎妳，尤其妳又遇到了這樣悲慘的遭遇，我們同情妳，這就等於妳的家，妳可不必出賣唱過日子啦！好……

白：（自言自語，）女人只能得着女人的安慰是真的！

黛：可是，乃麗姑，妳知道鄂爾桑這孩子是怎麼死的呢？

——乃垂首不答。

安：說呀！妳不是說有一個晚上……（爲乃急，做騎馬狀示意，）他……

乃：（吞吞吐吐的說，）他騎馬……

黛：乃麗姑，妳說下去……

安：（蹣跚相逼，）妳說呀！忽然……

白：安列少爺，你這樣嚇她，她更說不出來的，（向乃麗姑，）妳說：忽然怎麼的？

乃：（舉茶安列，）忽然……

安：（用手作手槍對準姿勢正中胸口示意給乃，）忽然怎麼的？妳倒說啊！

乃：他忽然：被敵人用手槍……打……打死的……（話未了即暈倒在黛的懷裏）

白：怎麼啦！

安：怎麼啦！

黛：來，我們把她抬到毯子上去。

白：都是安列少爺給嚇的！

安：（扶着扶乃，）我嚇的！我看她是當真想這裏過夜。

黛：在這裏過夜有什麼好處？

安：可是我非常羨慕！

——三人把乃麗姑抬到地舖上。

白：我給她倒杯茶吧！

黛：（摸着乃的臉，這可憐的索倫孩子，她就一個人逃到這邊來的嗎！

安：不，還有一個舅父，現在住在街裏。

黛：這孩子怎麼哭起來啦！

白：（拿茶來，）乃麗姑！乃麗姑！喝點水好不好？

床：（醒，哭泣着……）小姐，小姐！（終起實，）藥，安列少爺，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欺騙小姐……求求你。

安：（怒目，）甚麼？妳說甚麼？……

乃：小姐，小姐我不認識鄂爾桑……

安：混蛋：妳瘋了嗎？

傳：安列先生！我請你出去一會好不好？

安：不能，我要把她帶回去！

鄂：我預備留她住在這兒！

安：不能：（對乃，）滾起來！

乃：（抓住小姐，）小姐救命！我怕！我怕……

鄂：不要怕！

白：不要怕，妳說下去！

安：混蛋，那有她的話說！

乃：（戒備是他……是他給我的！

安：（走上前，）甚麼！是我？妳當真的發瘋了嗎！

乃：是妳（用手指安，）救我來欺騙小姐的！（語句強硬而尖銳，）

安：混蛋：妳給我趕快！（上前拉刀，）

黛：（突由身上拔出手槍，對準安列，）你站開些！

安：怎麼？（退一步，）

黛：手舉起來！

安：黛妮斯，妳怎麼……（現哀憐狀。）

郭：你是個最陰險的東西，你想盡方法來陷害我，你自己得不到愛情，得不到幸福，就破壞別人的幸福，快說！郭爾桑在哪裏？你怎樣得到他的戒指？

安：我……我告訴妳！妳把槍放下，我怕，（懇求狀，）

郭：（冷笑，）你不要做夢，不交出郭爾桑，今晚你別想活命，我只有這一個晚上的自由。索與大家同歸於盡！

安：以我的人格担保，我實在不清楚！

郭：（冷笑，）你還有人格？你根本就沒有人格！

安：以我的聲譽發誓，我實在不清楚！

郭：聲譽！你早就沒有好的聲譽，這完全是廢話！

……白莉扶起乃麗始向地心走來，

白：安列少爺，小姐沒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你不應該來騷擾她。

我實在不知道。

黛：那麼戒指是那裏來的？你剛才不是說一個戒指是事實的證明嗎！

乃：安列老爺，這戒指是你給我的，你當然曉得鄂爾桑的下落，不錯，我對不起你，給了我十個盧布；我應該為你效勞，可是，安列老爺，我很後悔，我實在不忍心騙一個同情我的女子，小姐是那樣的個好心腸的人，我不忍讓她痛苦！因為我就是在欺騙中長大的，我生下的時候，就是一便不知道爸爸在那兒的孩子，我的親一生都是恨男人的，她當着我的面壓根兒就沒提過我還有爸爸，我長大的時候細心的想要發現世界上的人為什麼要互相欺騙呢，一直到現在，我始終還是不能解！安列先生，你不是說鄂爾桑已經死在這方嗎！

安：我不知道，妳真是個沒有良心的東西！

乃：良心？我的良心方才不是被你用錢買去了嗎？安列先生，你還願意我應該有一點心嗎？

告訴我，鄂爾桑的下落，（嚴厲的）

我告訴你，黛妮斯！那個戒指是我從一個路過比地納商人手中買的，那個商人也知道這個戒指的主人究竟是誰？他也是從另一個人手中買來的。

也好！暫沒有話講，你給我滾出去！（命令的。）

安：讓我帶走她好嗎？（和氣的，商量的樣子。）

乃：我不——小姐！（急。）

黛：敬啟！她已經救了我，我現在很想報答她，你一個人滾出去吧！

安：淨笑，（嘿，嘿，好，晚安！（下））

乃：（走到帳窗，）他真走了嗎？

白：（把戒指遞給黛，）這……

黛：（接過戒指淚下，抱在胸口……）鄂爾桑：鄂爾桑：

——黛妮斯慢慢的慢慢的跪下哭泣，白莉，乃麗姑也悄悄跪在後面：

黛：如果活着是快樂，我該說我是例外的一個，上天為什麼給人以愛，予人以痛，又偏

偏讓人們受盡愛情的折磨，我實在連站起的力量都沒有了！

——突然遠方有槍聲，有如轟的馬蹄聲：

黛：世界，一切都毀滅吧！一切都滅亡吧！世界充滿了不平生活充滿了殘酷，那些行屍

走肉偏偏快活的活下去！

——帳外有羊叫，有狗叫，有人在外輕而急促的喊

「黛妮斯小姐，黛妮斯小姐！」

白：（立起，走到帳門往外看，）難呀！

「是我！」

白：（跪下，）噢，是鄂老先生，請吧！

——白莉引鄂貝具勒上：

黛：（下跪，）伯父好！

——乃麗姑也尾隨跪了。

鄂：（慌狀，）黛麗斯，快救我！外面有妳爸爸的兵來搜尋我！

黛：怎麼？（上前扶住，）伯伯，怎麼回事？

鄂：怎麼回事！不，妳（指著白莉，）妳到外面看看有沒有人？

白：沒有人，老先生！

鄂：不，妳去看看！

黛：（吩咐白，）妳去看看。

白：我去看看（白下）

外面：白：「這兒那有人呀！」

——有羊羣的叫聲。……

白：（上）沒有一個人，老先生！

鄂：那很好！那很好！孩子，我告訴你：我知道我的兒子鄂爾桑今天晚上回來，黛麗斯

「我是多麼盼望看看他呀！一年了，也不知道他在外面怎樣？上一次，不是在一個雨的晚上死在下岸子一個人嗎？據說那是鄂爾桑派來送信的人，不料被他們：也許那個不得好死的安列給弄死的，黛妮斯，我的好孩子，你的命和我的一樣苦呵！你還有將來，而我！我老了！我生怕我病，我怕死，怕看不到我孩子的歸來，看不到你們快樂生活的開始，黛妮斯，今天，你的父親向我提出，說鄂爾桑不知道，婚姻只得作罷，我答應妳父親說是我們不能做主，還是妳做主，黛妮斯，當令尊大人就同我發了脾氣，我担心妳父親他們曉得鄂爾桑晚今回來，他們會踏實的，黛妮斯，妳說是不是？」

黛：是的，伯父！您坐着說？好嗎？剛才才是怎麼一回事？

鄂：好！（坐下），剛才我告訴你，那個安列壞蛋跑到我那裏去，一進門就怒氣沖沖，我親自向你說退婚，他的態度非常蠻橫，被……被我的姪子，那個叫鄂爾維當一刺刀刺死了，

黛：死啦嗎？

鄂：死啦！死啦！現在，黛妮斯，我告訴你，我們巴爾虎草原都知道妳：爸爸和日本訂了什麼不侵犯的條約，妳爸爸以前是號稱獨立的巴爾虎

青年黨，有俄國做後台，現在又和日本鬼子親善了，就是在今天晚上

將要有巴爾虎青年起來反抗……

黛：有這回事，也好，讓我們來痛快的幹一場，如果郭爾桑他能……

郭：還有，黛妮斯，這是一個好消息，我告訴妳，（立刻，抓住黛妮斯的，）還有一個人告訴我，據說知道有一個騎馬飛跑的人，和我們這裏來，大夥今晚是趕到，好像有什麼急事一樣，那個人穿的是軍裝，天老爺，我希望那正是我的孩子，你的郭爾桑啊！

……突然遠方噪雜聲近了，而且很多。

郭：不好！（抓住黛妮斯，）不好，救我，我好樣藏起來！

黛：老伯：白莉，妳趕快把伯父藏在那後面，（用手向後指，）

……白莉著藏櫃後

……狗叫聲，羊叫，

有人問：「黛妮斯小姐睡醒了沒有？」（黛妮斯起來，）

黛：睡醒了，什麼事？

外面：「郭爾桑的老父親要造反，他殺死了安列少爺，本酋長的命令告訴妳，他若

來時時候捉住他，還有，外邊風聲很緊，有歹人蠢動，請小姐小心點，打擾

了，晚安！」



黛：知道了！

——一陣馬蹄聲遠了，羊叫聲也靜下來。

鄂：（由後櫃出，）走了嗎？小姐！

黛：走啦！

鄂：黛麗斯，我來問妳：鄂爾桑走的時候，和妳講他回來是不是就到這兒來？

黛：不，伯伯！他說他在招風崗上舉火相約。

鄂：（狂喜，）真的？

黛：真的。

鄂：妳爸爸他們曉得不？

黛：誰也不曉得。

鄂：那好極啦！妳這裏有馬嗎？

黛：帳後有好幾匹，做什麼？

鄂：我預備跑去告訴那一羣巴爾虎青年，今天晚上就在招風崗上聽我聲音相會，如果那

一羣回來真的起了火，由他來領導不是更好！他不回來，我們自己去升火，我們就

幹下去，不然，我和另外一羣在這裏的，只是妳！

黛：我怎麼的？伯伯！

郭：會長是你的父親。

黛：他雖然是我的父親，可是他出賣了我們的大草原，這幾年他給外人當傀儡，我決不能睜着眼睛看他這樣的幹下去，我要追隨老伯一齊幹，不幹，明天爸爸也是要逼我的！

郭：好，那麼我去！

黛：你不去，你還是在這兒，我看讓白藉騎馬送信去好不好！

白：我去，告訴我地點，我定給辦到！

郭：也好，妳去到前堡子喇嘛廟找我那個姪子，妳認識他嗎？

白：認識！我就去，

黛：妳知道說什麼嗎？

白：知道：聽說音樂台在招風魔下，

乃：（突然驚呼，）那邊起火，火！

黛：真的？

白：是嗎？

郭：甚麼？

——兩個跑到窗邊，一個打開帳門，在遠天起了一片大火光，在一回滾滾！郭驚呆

「」的語呼中幕落。

第四幕 第一場

時間：七月一號晚上

地點：在招鳳崗上

人物：

格林巴

羅羅察

郭老先生

巴顏克

衛士及兵士數名

格林巴負着郭羅察的使命從博圖山向巴爾虎草原狂奔。是七、一之夜抵達了招鳳崗上。他為人非常忠實。在崗上他堆起了兩堆作為升火用的乾草，便引着第一堆火，做為向郭羅察的號召。

開幕

他默視着反映在他面前的烈火，四週很黑，天邊閃着星星。

格：（自言自語，）隊長：你是雄一世，不死在戰場上，不死在敵人的手裏，偏偏死在

世仇之下！……從前同郭父由後情情上。

黛：（用槍指著他）……站起來！

格：（驚，徐徐退下）……啊？

黛：你升火做什麼？……

格：我在紀念一個將死的朋友。

黛：誰？

格：鄂爾桑隊長。

——望同郭父掩。

郭父：（走上前，）你？你說是鄂爾桑嗎？

格：是的。

黛：你從那兒來？

格：博圖山。

黛：就是爲的在這裏升火嗎？

格：是的，不過……

黛：不過甚麼？

格：我等候一個人。

黛：誰？

格：黛妮斯小姐。

鄂父：你找她幹什麼？

格：有要緊的事情，

黛：你能不能告訴我？

格：（默然搖頭，）……

黛：不能嗎？

格：這在別人知道了也是沒有益處的，

黛：可是黛妮斯小姐不會來的！

格：（驚向鄂父，）真的？

鄂父：是的，

格：完了！完了！鄂爾桑隊長！（望火自言自語，）

黛：你有話儘管直說，我們會傳達給黛妮斯小姐的！

格：好，讓我說吧！鄂爾桑和全隊人馬統被布萊雅酋長包圍在博圖山中，

黛：啊？

鄂父：爲什麼？

格：「他仇！他是像瘋狗吐加金鑽的貴仇，那爾桑隊長的會祖父發死了布萊雅酋長的壽父。」

郭父：「突有所悟似的，」呵！當真！天！是的，有這事情！

黛：說句痛快話，是不是叫你來求援？

格：求援！不！不！救援已無沒有用了？那個老酋長是個最頑固的傢伙，

他不會饒恕郭桑爾的！

郭父：他不能寬恕嗎？

格：不能！而且老酋長答應了隊長的請求，

黛：隊長請求甚麼？

格：隊長請求在今晚上臨臨死的時候，能够看見這（指另一堆乾草，）一堆

火由黛妮斯小姐點起，

郭父：為什麼這樣做？為什麼要黛妮斯親手點呢！

格：這是隊長的意思，隊長向老酋長請求晚死兩天，特派我給黛妮斯小姐送信，是隊長與老酋長打賭

黛：打什麼賭？

格：布萊雅酋長看不得我們已滿族人，隊長是親親性孩子，他咬著牙要就黛妮斯小姐

會戰第三天的時候，敵軍總機在堡壘裏，說已看見敵人的炮臺，只當歌聲，轟轟轟轟，
響生出來，現在隊長就在博圖山頂上，也許隊長正在臨刑前等候着這堆火起。可是，
，他卻站不起来了！

黛：請你轉過來，看看我纔是黛妮斯。

格：（笑）將自己頭上髮巾扯下，露出散垂的黑髮，

格：（驚，轉來，退一步）。小姐？妳？

黛：這就是鄂爾桑隊長的父親！

格：噢！老盟長！老盟長！

鄂父：請你告訴我，還能用什麼方法去救他？假如可能的話，寧肯我去抵命。

格：不行，這已經來不及了。

鄂父：怎麼能說來不及呢？

格：是來不及的！

鄂父：就出發！

格：這不是隊長的意思，隊長爲了全隊得到解放，爲了改變那個昏庸老酋長的頭腦，

他一定要這樣做。

鄂父：（堅決，）不點火！

黛：（看郭父，）爲什麼不點火！

郭父：（急抱住黛，）孩子：我寧肯犧牲我的生命，我不能讓你一個人孤獨的活下去！

黛：（哭泣，）伯父……

郭父：（抱住黛，）不能的，孩子！我想救出鄂爾桑不是爲了我，也不僅是爲了你，我上軍火上給我們一點小恩惠，其實這願意妳倆用有爲的生命來救救大草原。

黛：（突由郭父懷中掙出，悲憤，）不行，我寧肯犧牲一切，不能用懦弱毀了鄂爾桑對我的愛，爲了全隊的解放，他能死，爲了巴爾虎女人不再受他們看不起，我這不能點火嗎？

郭父：（走上前去。）孩子，妳可憐我，妳不能意氣用事！

黛：不，伯父：請妳可憐我們巴爾虎所有被辱的女人！

格：（突往後望，）有人，有人！

黛：誰？（回頭）

郭父：誰？（回頭）

——巴爾虎女人停住持槍上。

巴：給！給！郭：鄂爾桑隊長的老父親！我們巴爾虎退休的隊長！你居然替兄弟爭風吃

爾，你殺死了安列，還在這裏逍遙法外嗎？

鄂父：（怒，）你胡說，看在你的女兒份上，我不肯罵你了！

——黛妮斯背過臉去。

巴：（冷笑，）我倒是看在你兒子的份上，我罵你一聲老不知恥的東西！

鄂文：我沒有和敵人勾結！這個不知恥的名詞還是你自己承當吧！

巴：你倒說的好聽，你肯低下頭想想你自己嗎？

鄂父：（迎上去，）我自己什麼？

巴：（迎上去，）民國四年……

鄂父：怎麼樣？

巴：你做盟長的時候：

鄂父：我有什麼不法的事情？

巴：（厲聲，）你出賣了大草原！

鄂父：（氣憤，）出賣給誰？

巴：出賣給俄國人，那時候中國正值辛亥革命，俄國用錢買了你，你倡導獨立，脫離了中國管轄，你做了呼倫貝爾那統貴福的走狗，俄國給你四千多支槍，反攻黑龍江政府，不離中國干涉行政，不得派兵入境，談吧！這是什麼行爲？

——崗下士兵，

打死他！

：請會長殺了他吧！

：沒有廉恥的老東西！

黑：（向下看，）噢！居然有這麼些人來包圍，（厲聲，）誰再罵？

——寂靜

鄂父：（轉向崗下士兵，）罵的好！請你們罵個够！

你出賣了大草原！

你對不起我們祖先！

我們不會忘掉車臣漢部的光榮！

巴：（向鄂，）怎麼樣？那一個不知道你的罪惡，你說！那時你們要成立索倫共和國，打算歸順俄國，你說……

鄂父：對，說的好！

殺死這個老東西！

滾下來，混蛋！

鄂父：（向崗下，）罵的對！可是，以後怎麼樣？以後是不是又歸回中國？

巴：那是貴族的人性和良心，還沒有死滅！

鄂父：可是現在你！（向羣衆，）弟兄們！你們都應知道，那時候我們巴爾虎，索倫，所有呼倫貝爾大草原，連年有劇烈的瘟疫，天災流行，水草乾枯了，西伯利亞的大風雪有一丈厚，牛羊成羣的死亡，人們也一家家的瘟疫，俄國人到此地設醫院，爲我們趕除瘟疫的魔鬼，救了我們無數的生命，這是異族對我們的好處……巴：就爲此出賣了大草原嗎？

：混蛋！

：讓他滾下去！

：不要吵，聽他的！

鄂父：好！聽我的，不錯，我那時是和俄國人親善，因爲他救了我們的危難，爲他們做走狗，給他們當傀儡，那都是統貪腐本身的事，你們知道嗎？我的祖父就是被外人利用過的，他以後覺悟了！他向霸佔我們金鑲的外人鬧事，我不應再走這條路，可是，我覺得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俄國人對我們有好處，我們應該感激，對我們不好，我們也應該報復的，那時貴族爲什麼反歸順中國，你們知道嗎？那就是因爲我不贊成我們做別人的奴隸嗎，我們有名振全球的祖先，我們要保持我們祖先的光榮！

「好！」

「講下去！」

鄂父：自由！平等！不錯，我都羨慕，我都崇拜，但是，愚蠢的人們！我們是弱小民族，呵！自由不會平空落到我們的頭上，平等也不是能够不勞而獲的，那些日本人雖然口頭上說是來幫助我們得到自由平等，外表上允許扶助我們獨立，並且在經濟都是騙子的技倆別人決不會毫無保留地幫助我們的，他們真正的目的，是想分化整個中華民族來達到他們的逐步宰割的陰謀！所以我們決不要輕信別人的花言巧語，我們自己人須要瞭解團結！

「對！」

「贊成！」

「擁護老盟長！」

「巴魯克巴爾克，」——聽到了沒有？」

「巴魯克不語。」

鄂父：當命令永無止境的，飢饉者打倒當家者，這是一個人類求得幸福的工具，我們弱小民族，再不振作，很可能在這閉塞的草原自消自滅；地理上永遠沒有我們，歷史上永遠不記載着我們；我們祖先的流血光榮，就像雪被太陽化了一樣，我們

要求進步的文明生活，我們需要真正自由平等，我們需要繁殖，我們需要和我們有同一光榮歷史的中國創造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

：對！

：說的對！

：我們要進步的生活！

鄂父：（向崗下士兵，）弟兄們！可是，現在，我們最大的敵人，不讓我們得着真正自由，真正平等的幫助敵人的而敵人却逍遙法外，却要喝盡我們的血，抹去我們祖先的光榮！

：是誰？

：殺掉他！

鄂父：不是別人，就是我們會長，巴顏克先！

：啊：

：啊：啊：

黛：（冷笑，）爸爸難道了沒有？

：——巴顏克先視這方。

鄂父：巴顏克先生，你做的好事，你讓敵人那鴉片和開墾公司的老板井田訂了密約，你

假他們和蘇聯戰爭的前哨，他們給你軍火。

：打倒他！

：我們不相信有這樣事！

黨：爸爸，這些事情能說是假的嗎？

郭父：你拿出良心說，對不對？

巴：不錯，好漢做事好漢當，我有這樣事，我每當想起帝俄侵略我們的歷史，我就恨

！

郭父：但是你不能又投與一個惡狼的懷裏去，你想，惡狼能給你奶吃嗎？

：對！這是錯誤！

：混，賣國賊！

巴：誰？（向崗下，）誰罵我？好！我來說，這事情是有，可是，我是爲了我們的危機，我們自己這樣脆弱，我們與哪一個國家戰爭也不會得勝，我們有什麼武力，我們僅僅有這一點羊群，這一片荒涼的草原，我們不能同敵人拚？我們應該認清楚現實，我們可以忍着氣，準備爭取未來，

黨：爸爸，這並不聰明！

：黨父這完全不對，中國內地也正和敵人死拚，世界各國沒有不反對日本的，我們和乎

還有同一傳統的歷史，我們應當有同一命運。走一條路！

「對！走一條路！」

「幹！」

祖父：我的兒子鄂爾桑，他爲了打要敵人會到科爾沁參戰，現在又遭受那個布萊雅漢的扣留，他是爲了世仇，你知道這堆將要熄滅的火嗎？

就在這個時候，我的兒子已經在那邊博爾山頂上被槍死，（向巴）：這是你離家安閒做的好事！

格：酋長！我就是鄂爾桑隊長派來的，他要在死的時候，讓黛妮斯小姐點起這堆火，那個布萊雅酋長說黛妮斯不會點的！

巴：我知道，可是黛妮斯！（半天），妳能不原諒你的父親？

黛：（背向外，我沒有你這樣父親！）
巴：我知道我的錯要，妳該知道，我始終在愛是妳，也同樣愛我巴爾虎的草原！
——靜默，這方傳來犬吠聲！草原的夜風突吹起……

格：（點頭）……

——我走至火堆，拿起一把火。

巴：（上前止住黛），不要點！……

黛：爲什麼？

巴：（激烈而沉痛的）我能不能救他？

黛：（冷笑，）救他？

郭父：你也要救他嗎？

格：（諷刺味，）來不及啦！會長！

巴：（急，）真來不及了嗎？

格：來不及啦！

巴：（欲哭，）我愛他，我愛那個剛强的孩子！

格：已經完啦！除了你也跟他死去！

巴：我不該……

格：你良心發現嗎？

巴：我淺看着他這樣死嗎？

格：跟他一齊死，求他饒恕你也是可以的。

巴：（漸愧而堅決，）真的？

格：差不多！會長！

巴：我并不可怕死！（很堅決，）

格：誰不是早晚有那麼一天！

巴：但是……

黛：爸爸只要你知道過去的不是，我們都沒有什麼可說的！

巴：難道你真點火嗎？我愛鄂爾桑！

黛：我請你愛大草原！

巴：不，我不能看他受難！

黛：請你不要看着大草原受難就行！

巴：你真要點嗎？

黛：（痛苦而又堅決，）是的，

巴：好（向崗下。）你們都應該向鄂爾桑隊長致敬！

我們救他！

我們救他！

黛：弟兄們，救……（哭泣，）救是沒用了……弟兄們……

父：弟兄們：已經來不及啦！（向酋長，）告訴你實話，今晚上，你險些要喪命的，

巴爾虎青年已經團結起來，已經知道你的陰謀，他們就要聽我的口號音樂集合起來

要行動的。

巴：你吹吧！讓他們來。

鄂父：（嘆息）唉，你來一個人替我吹，給你這個。

（巴吹上）

鄂父：你吹，你吹醒這在昏迷中的草原，你喚起來那些英勇的戰士。

——號兵吹號！——滴滴答滴滴答……

衆：（唱）鄂爾桑死的時候，正是我們團結的時候！

——滴答，滴答，——

巴：吹，吹，讓我們有一個共同諒解的機會。

——滴，——

——遠方，有稀疏的槍聲，一陣馬蹄聲絕近。

——而風，在暴時吹來……

巴：來啦！

鄂父：（遠望），是的，他們來啦！

崗下士兵

——巴爾虎萬歲！

——鄂爾桑萬歲！

「打倒敵人！」

——馬蹄聲波動在山下……

鄂父：（向前下），聽着，草原上的新生代，成吉思汗的子孫，革命的孩子們！鄂爾桑隊長今夜不能歸來，在博圖山爲了極而吐加的世仇受刑，我們救他已經來不及，他切望我們一致團結，保衛我們的大草原！

：打倒巴顏克

：打倒混賬的會長！

巴：（向前下），罵得好！我混賬，我自己知道了錯誤，我向大家悔改，我聽憑大家裁判，如果大家給我一個悔改的機會，我情願和你們大家一起團結起來保衛這個大草原！

：可以！

：你害了鄂爾桑隊長！

巴：是的，我害了他，我也害了我的女兒！

格：弟兄們！我是由隊長那裏來的，他就在博圖山頂上將要死去，他希望黛妮斯小姐親手點起第二堆火，使他含着微笑死去，隊長希望巴爾虎青年武裝起來，寧可用我們的血染紅了草原，不願讓敵人白白佔領去！

！擁護鄂爾桑隊長！

！我們要救他！

傑：（向崗下，）沒有用，救已經來不及了！我們要愛我們巴爾虎的草原，我們要救巴爾虎的危難！（拿起火把，向第二堆草走去，）

慕：（興奮流淚，舉起火把）記着，咸言忠汗的子孫們！巴爾虎的新生，我們願鄂爾桑是最后一次爲世仇而死，我們不應該再用報復的手段去結下世仇，同族自相殘殺，我們彼此需要諒解！需要團結一致對外！

！團結對外！

！打倒敵人！

鄂父：（向遠方舉手，）孩子，你，你究做！你英勇一世！你！你死在世仇之下，你！我的英勇的孩子！你是巴爾虎忠孝的子孫，你的前輩，老人都對不起你們這年青的一代，我們遺下的罪惡，讓你們用生命去承當，我們欠下的債，讓你們去償清……

巴：鄂爾桑壯士！我有一顆愛的心，而我不懂得怎樣去培植她，我愛錯了對象，我愛了仇敵，我害了你，也害了我心愛的女兒！

慕：（拿淨火，向草堆徐徐挨近，她回頭，望格林巴多，）點起這堆火，他就被人砍

頭嗎！

格：是的。

黛：也會安心的死去嗎？

格：是的。

黛：全隊都會被解放嗎？

格：是的。

黛：布萊雅酋長還會看不起巴爾虎的姑娘嗎？

格：不會了！

黛：我們民族間從此會彼此諒解團結起來嗎？

格：是的。

黛：我們的草原會被敵人佔去嗎？

格：不會的！

黛：為什麼？

格：因為我們一致團結，去抵禦我們敵人的！

——大草原非常寂靜，夜風吹襲，遠方犬吠，黛妮斯峰手顫動得更厲害，她滿臉上淚水被火舌映得如發光的珠子。然而她的手却漸與草堆接近，她幾度欲然而又幾度

停下。她向這方，犬吠，疏星。這些都增加她悲涼的回憶。

巴：孩子！（泣）……

格：隊長！隊長！（悲痛的）

父：孩子！我可愛的孩子，（悲泣不成聲，）

鄂巴：鄂爾桑！

黛：好吧（她點起火，倒在火堆中）

黛妮斯的哭泣

同時：

——鄂爾桑隊長！

——勇敢的鄂爾桑！

——我們大草原的騎士！

在悲壯的軍歌中閉幕

第四幕 第二場

時間：同前場

地點：在古廟後殿前

人物

鄂爾桑

分隊長甲

分隊長乙

木克漢夫人

傳令官

在古廟的大殿前，聳高的石台階飄滿了月色，鄂爾桑正由兩名衛兵押着，他站在殿堂門口的台階下，下面側面站着兩排共八個分隊長；他們是輕騎隊的代表，在鄂爾桑就刑前來活祭的，在他們門前供着三座香爐，插着輝耀的蠟燭，另一側面有兵士看守着。

開幕

鄂：（聲音堅決而顫動，眼淚在面孔上被月光照亮）。你們是巴爾虎勇敢的輕騎隊！你們是巴爾虎民族的鐵軍！你們曾經出兵巴爾虎草原千里以外，曾向敵人戰鬥，曾幫助友軍保衛其他的土地！弟兄們！凡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務必回去告訴他們！我能與你們永遠同在！

分隊長甲：（用袖拭淚，隊長……）

鄂：（暴戾止住），不要多說！

分隊長乙：我們有話！

郭：（怒，）我不愛聽！

分隊長丙：我們不是勸隊長逃去！

郭：甚麼都不聽！

分隊長丁：我們沒有什麼請求……

郭：（暴躁）不聽！不聽（仰望月天，淚如湧泉，音聲轉柔和），弟兄們！我！

我不是不愛聽，我！我是不敢聽下去，弟兄們！（聲更沉痛）。你們知道，你們每一句話在我的心上都是一把剗刀，……實在，我曾經想過將來的死，可是，我沒有想到這樣死去，我做了多少年青的事，如今夢又是這樣短：

——一片嗚咽……

忽一侍兵上報避：

夫人駕到！

皆向另一側面望，

侍兵站在一邊。

夫人上，向另一邊一批人望望，似乎已知道這是郭爾桑的部下來活祭的，

夫人：（凝視台階上的郭爾桑，緩步臺階，）……

鄂：（行）：（夫人）：

夫人：（鄂爾桑隊長：你還是）：

鄂：夫人我謝謝你，這樣我會安心的：

夫人：你的別再害了你：

鄂：（無言不語）……

夫人：你還有什麼吩咐的嗎？

鄂：（泣不成聲）：沒有，夫人……

夫人：你的父親有好大年紀？

鄂：已經六十啦：

夫人：你的母親呢？

鄂：（拭面）：夫人：我請求你……：你不要問這些事！……：（再重言）：（拭面）：……

夫人：（悲喜）：孩子：我愛你的，可是，這完全是天意啊：孩子：你靜靜：你應

該告訴我，你的母親呢？

鄂：她早已過去啦！

夫人：唉！可憐！家中還有什麼人嗎？

鄂：還有我一個弟弟，

夫人：唉！（驚狀），弟弟！他多年在外，現在才回來，他一定很累，只有一團睡意。

郭：比我小五歲！（驚狀），弟弟！他多年在外，現在才回來，他一定很累，只有一團睡意。

夫人：那麼，他或許會爲你報仇！

郭：可是，我不希望他如此，請夫人放心！

——突然一聲鑼陪着一聲鼓，有節奏而近……

——一令者雙手端一紅色令箭上，後面隨四名刀斧手，佩明亮的木刀上，

令者：（行跪禮，）請隊長升天！

全場人大驚失色……

夫人：（以顫動的聲音向下呼喚，）隊長，你，你去了……

郭：（止步後，正視前方，）是的，夫人！我去了！（又下一跪，）

分隊長甲：報告隊長，我們代表全體忠心於隊長的部下，請受我們三拜！

——郭正視前方，昂然不動，目不邪視在受拜。

——分隊長等一齊叩頭，而又立起雙手打恭，如是者三次，之後上幾們繼續

流淚目送郭爾索隊長

郭：（仍視前方，）好！記住我的話！（下了台階，）

——持紅色大令箭前導，四名佩刀護衛於郭後，繼續

——那隆隆的鑼聲，跟着沉痛垂老的鼓聲，緩緩敲着。

——那兩聲緩步肅穆而下。

「衛士高喊：

「侍候吧。」

——於是酋長夫人立於台階高處掩面而泣。

——舞台漸暗——

第四幕 第二場

時間：接續前場

地點：在廟內一靜室

人物：

酋長巴顏克

巴顏克夫人

侍從

——這是古廟最後靜室，擺設得非簡陋，但并不太俗。後面一扇大窗打開了，讓外面的月光射進來，室內很昏暗，窗簾高懸着兩架燭台，屋裏這邊也只有一个燭火。

會長正同他的妻子憑窗向外眺望，因外面就是鄂爾桑就刑的地方，

開始：

會長：（背向舞台，）第二堆火怕是起不來吧！

夫人：你看鄂爾桑隊長現在還如此鎮靜！

會長：（搖頭轉過來，）唉！唉！（在室內閑走，）他實在是一個可愛的孩子！

夫人：（轉過頭來，）可愛的孩子！？那你為什麼這樣對付他？

會長：（站住，）有什麼辦法？這是世仇！

夫人：世仇？！

會長：沒錯！不是世仇，我想我能不能這樣……

——突然鑼與鼓加快的敲起來，外面有人喊：

「火！」

「報告會長！第二支火起來啦！」

外面狂風吹過來，一大片陰雲，遮沒了月光……

——二人又走向窗口遠眺。

夫人：是的！你看！

會長：（手拈鬚跟，）啊！啊！不錯！（向窗外鄂爾桑說話，）鄂爾桑！不錯的，我愛

……我要對不起你啦！

——鄂爾桑的聲音非常柔和：

「會長，我的心安啦！好吧！我但求一死！」

——夫人掩面轉過來哭泣。

狂風大作。

外面有人問：

「報告會長，斬不斬？」

會長：（手拈鬚，眼痛苦狀而又非常殘酷，他像在自言自語，）爲了世仇，我必須將那

對不起一個年青英勇的孩子了！鄂爾桑：鄂爾桑：你有話嗎？

夫人：（轉向）聲音顫動，）孩子！你有話嗎？

——沉默。

風狂吹着。

會長：鄂爾桑，你恨我嗎？

——沉默。

外面鄂爾桑的聲音：

「黛妮斯：黛妮斯！我此刻不知道妳怎樣在招風崗上點起火的，黛妮斯！我願將那

年青的死去，可是，我已知足了！」

——風刮着。

：「報告會長：斬不斬？」

會長：（爲難良久，）斬。

夫人從將頭轉過來掩面哭泣……

！突然一聲慘呼，

會長：（垂首俯下）……

——風聲刮似着有雷聲，

侍從：（捧）……侍從手捧一海碗長劍上，

侍從：（捧）……

夫人：（怕狀，）拿！拿過去，我怕！

（悲苦的回前走去，）拿過來！（由侍從手中接過，）鮮紅的血！血！（手抖抖）……

夫人：爲了世仇，你竟這樣殘忍！

會長：爲了孝道，我不得不！

夫人：你可想到？

會長：想到什麼？

夫人：想到將來？

會長：將來怎樣？

夫人：（對着公卿家人前來報仇。）

會長：（驚語，）這……

夫人：這問你可想到嗎？你報仇是爲了孝，鄒爾桑沒有孩子，可是他有兄弟，他有親戚，如果將來報仇的話，你能說這是沒有道理嗎？

會長：如果這樣，世仇不是永遠不止嗎？

夫人：世仇爲什麼要在他們血恨中止住，爲什麼不在你手中止住，你是一個愛國愛民族的，你勿忘國仇，民族的仇恨比世仇重要，你爲什麼報親世仇，削弱了報民族的仇恨的力量。

會長雙手捧劍沉痛不語……

風刮着，雷打最。

會長：（突然風狂驟。）我太自私！

夫人：差不多！

會長：（舉劍向昏倒的屈爾桑叫，）世仇！毀了愛國的年青騎士，世仇！也毀了我自己。我應該報國仇！報民族的仇恨！鄒爾桑：我的可愛的孩子：（走向窗口，向陰天外，）你：你等着我！（笑用劍自刎倒地）

夫人慘叫上前。

狂風大雷台面更加陰森。

版權
所有
印刷
必究

著者：風露

出版者：依凡

印刷者：啓新印書館

銷售者：正報社門市部

定價叁百元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

